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碑十二 佛宇

陜州龍興寺碑 唐蘇頲

有唐神龍元年龍集丁巳應天神龍皇帝出乎震御乎乾也粤若我高祖撥亂反正受天明命太宗震遠懷荒立人紀綱高宗見天之則愛人之力故我祖宗

之耿光天人之交際矣功侔於天靡弗覆矣道濟於人靡弗育矣上祇乎天心而醇醲之化積乎中和樂之聲被乎外則聖母以權居位七廟不可乏主以義明辟萬方由其傒子乃考順應之符旌緝熈之頌有若周文為太子益三朝之恭有若漢文為天王遵五讓之實遂稽盛典張宏綱纂舊物由舊章穆穆皇皇顒顒昂昂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其斯之謂也時公卿大夫禮官博士稽首颺言曰陛下誕彌厥月初

朔龍也接統伊始元又龍也潛者德之隱飛者德之興觀乎聖人之變合於聖人之契古之白麟赤雁威鳳神雀或當道而虵分或中流而魚躍惟萬物之幽贊曾六年之不若陛下宜以大寶加明號其龍之興乎天子方睟容遷廙畢聽深視答神祇之協謀討經籍之遺美於戲軒轅氏聲玄扈就肴虛者莫如佛之寶也推大聖之藴超衆妙之機則道方於權智成乎真實脩心觀心惟凡証聖即色非色惟覺悟迷小者

得其小大者得其大藥草之喻是也有者見其有無者見其無露泡之喻是也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啓仁壽之域舉代咸登用於國家六度齊行於人倫五常等豈與太后好道而黜於儒魯孫好刑而雜於霸朕當究登庸之休瑞詢往世之宗旨衆生未度而度之百姓有罪而罪已弘風而共貫興化而致理以助天之子人乎因制天下州盡置大唐龍興寺陜州者以弘福寺為之寺則唐武德中所 創昔王業始基宜於

百億故俟福之弘暨帝圖中鈌躍於九四故見龍之興此又前聖之兆後聖之徵也徒觀其阿山谿險當砥柱之湍瀨城雉紆徐瞰崤陵之風雨蓋朝宗之次行在之官三輔齊劇隣其左二京分政出其中斯何壯哉郡國之雄也先是香塡之金布之神祚之福護之千櫨疊映萬楹叢舉含真珠之赤光帶瑠璃之紺色般般遠矚奕奕增新紅電生於樹杪星漢拂於樓間謂須彌耶現空而隱半謂兜率耶住世以臨下如

有待者塔廟之靈乎上自汴洛而西顧經翠巖而北指七聖不迷百神咸扶旌迴守塞輦過閼田吟召伯之甘棠追漢仙之結草勿剪勿伐將有聲而在風曰希曰夷豈無寂而觀妙孰若此寺崇大法之本協中興之符致於閑安得所饒益爰發中旨出五綵繡及金銀以寵之後庭則雜於四時其布惟五内藏則錯於三品其功用六飾紅玻條紫磨璀綉色涵鏡光分身應矣金相覩矣雨諸天花隨慶雲而歷亂作諸天

樂混清吹以參差善哉彌勒降梯育王讓座弗之比也當月宇披露門注明毫睎淨目者駕肩而湊接足而禮猶稻麻之與竹葦墨黑之與針鋒稱三自歸獲四無畏大德君瑤君愕而禪師上座慈郁維那道休二濮師神入於定力思用於塵勞泊其慮也寺主靈觀上人樂說多聞辨才強學焉可淪以愛染撓其情也亦有廬阜之寄儻寘於隱迹剡山之期或礙於襟帶每至斷三苦絶三流止六衰禁六賊脩善明之願

則罔不偕唱須達之祈則罔不攝受龍王之泉則罔不捨自非淬慈劒破魔邪麾勝福舉大正孰能臻於此矣前刺史東平畢使君名構字某忠謇士也清心勁節祗服文藝故其臨事天下謂之直臣今刺史河南元使君名澔字行衡精粹士也正辭邪道研機禮樂故其著書天下謂之良史朝請大夫行陜令清河崔君名昰字盛緒長仁合義睦而奉娣郭奕之儔也友以為凡魯恭之匹也故其虛心應物理家移政則

太守樹風以養之宰君承流而廣之始乎精悉終乎
惠愛務焚漦而歸厚惴姦慝而寡悔寂則旁通誠則
圓對斯並倜儻卓犖殊尤絶倫者盡務之哉郡有張
士龍王忠誠侯元嗣郭琬袁休王方等脩業諦聽感
緣信受應乎千里聞於十室皆以為周錫王命而藏
大閟漢振天聲而樹隆碣況探密記指元符轉聖輪
道皇極使雕篆之辭缺則莊嚴之事恥云何以覲人
世殿我邦乎遂載諸厥中宣此偈曰

賢刼聖惟法王吾君子與巨唐應夫符契而後翔龍圖永象教昌清㩜宅接通莊列璇題崇寶坊翠華轉河之傍青蓮降陜之鄉河之水幕縈光陜之路蔽甘棠東洛邑西咸陽望廵幸雖且康歸調御福穰穰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　宋蘇軾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刼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為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

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
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受無
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
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
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
生不死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
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為心行有為法縱
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

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為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

剎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曳當此之時身非巳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

聞隨喜而説偈言

五百大士棲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椿栢再榮鐵林東萊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千蘘吉誰敢争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摇颶無聲大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氷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十方院碑記　明袁宏道

阜城門迤北三里許為正義坊坊北數武有十方禪院相傳為北留菴萬歴初有大力者奪而圂之於時五臺

陸公捐資首倡歸其值堂其趾畚築之餘得殘碑尺許有貞觀年月及北留寺記等字然後知其為唐寺也乙己之秋余與鄰虛居士夜話其中主者為歷山舜老古朴沉黙與余兩人語若有會也於時環堵蕭然塵土滿榻像設不甚具戊申秋余復來遊門廊殿廡爛焉一新僧寮井井日具千僧供無不辦者余因是而嘆師之苦心殆有過於賢士大夫者也自余計偕來幾二十年見京師之巷陌井里日頹一日而諸開士之舍及城内外

園亭工麗殆非昔有未央之殿窮歲月不能辦一石一木而諸禪刹之締造如雨一二大臣叫閽伏闕不能為民請旦夕之命而掖庭功德之錢絡繹於道捐江海而陸注之是何士大夫之所難者方外遊衲顧獨易之耶噫國不可為不虛民不可為不窮百姓之骨填溝壑而唯恐其不足六軍之士枕戈枵腹而分衛不憂空鉢僧之所以致此者必有道而享是供者亦當思片礫之不易致粒米之不易消毋以晏安而忘行業庶不為士大

夫所呵也

重脩華嚴閣碑　鍾惺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右翼之則已圮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脩之莫先焉曰恐斯地之不必為寺有是委衆力於壑也夫圮而弗之脩則將廢廢則其象疑不為寺疑不為寺則將與居民共之將與居民共之則將反為欲之者資曷可弗之脩也圮而亟脩脩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使有目

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為寺而知其非有則無生其心是使之終為寺有者之道也脩之奚先先其甚者後成請銘鍾子銘曰

有寺巋然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懷攬其所有若或新之引其臂焉將衛其首陛楯森如過其堂下莫之敢狃子宣斯義告退轉者俾堅其守命曰善哉單有衆力光復其舊工之後先相厥圯者孰甚孰否否特未甚終亦及之請視其右苟終斯願將復銘焉銘

則不朽受事者誰列名其陰里人某某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五十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碑十三 議論體後同 神廟

黃陵廟碑 唐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

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之徒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

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今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

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戹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

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胥山銘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羣靈下慭蒸人乃起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於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厥

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吴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瞰鴟草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雠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桃于宋鄭絶楚出疆在平為未宦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壈伏節乞師於吴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喆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詹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脩為大

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賄二十年内越祀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則晏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蠻稻已奪於歳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於水濆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鴟羣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於吴怫於越夕於楚乃退於是仲

秋闞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拳沙壘裂地灰截若岸圻成坑迎潮氏格之如吕梁丈人馮靈戈威矛潄浪百重渚寒不先跳檣揭舵再飯之閒絶其音聲蕩狝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脂有鹹有腥遂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雞林扶桑交臂於卯階金狄在户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佑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覲斗氣銘曰

武王伐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杖其寶劍以謁吴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殲鉏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黄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瞻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訣眼不入投於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懔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瀆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述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

婦而容蠱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於上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鷄犬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馬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扞大患其死也

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灾扞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䘏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怵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佪撓脆怯顛蹷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又何責其

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紀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禄位如何可儀禄位傾傾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精忠廟碑　明徐有貞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

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騫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救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國步斯頻戎禍方熾不翅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

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是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群盜傾偽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偽而為者故能始終以恢復為已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王敝於奸忘讐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

進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洛遁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偪技窮之寇而滅之盡収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邪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温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即行彼高宗之

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温裕之所為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已巳之八月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上皇未復寇方内偪乃命侍講臣程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畧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程

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周流
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
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寮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
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程以
名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既成
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
書其事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於碑陰
又為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既以慰王之靈於冥

漢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毋夷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仗劍兮南遊刷國恥兮復君讐王之烈兮蓋九州羌彼奸兮忠是尤神胡為兮滯留駕風鵬兮驂雲虬嫪鄉邑兮少休甞有醴兮俎有羞式燕享兮春與秋

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弭節兮迴旌肆容與兮翱翔肅羽騎兮成行彎強弧兮射天狼福我民兮祐我皇干戈戢兮無水旱傷蠲我祀兮烝與嘗江之

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錢福

義勇武安王關公雲長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聲烈昭簡册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田畯郁嫗慴其神弔古感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仇以洩其不平若是者千二百年於兹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暫免之可剽得其勳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以有補於名教之

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以自為呂布之所為不爾則遨遊袁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遥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可謂有見矣夫昭烈雖帝室之冑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乃敗於曹非降則死而王宛轉曲從斬一將以塞望而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於學

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覊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於天下者徒以王之為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死而荆州搆衅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白之者而權之為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為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為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王以傾

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非惟智不操若而得罪於漢室亦大矣故權之為賊自王白之也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非其所能擾也其去葡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於王豈理也哉剛明正大之氣人人同得以為人者雖或屈抑於一時而終當感發悼痛積之之久而不可自已然後吾心之神若有見焉而神若有所荅焉此廟祀

之所由設也非謂王之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故於碑之末復為些詞以遺邑人俾歌以祀云其詞曰

虬髯龍翔風洽吴些上帝既命我版圖些王兮歸來勿吞屠些刮劘含笑力拔許些上帝既命我疆圉些王兮歸來勿追距些王兮歸來勿之荆些赤壁烟銷江水平些王兮歸來勿之益些陳石纍纍駢以積些豈不遐思西出太行些誓殉國仇奚有故鄉些豈不遐思東入洛

陽些虺虵窟室蛟龍遁藏些桑陰芘鄰童童如車兮羽葆亭亭爰駐乘輿兮些王兮歸來帝情所予兮湯沐有邑沛我郊墟些邅有核兮盤有魚些疇薦黍兮下太虛些遨遊八表兮返厥初些福簡簡兮民歡娛些壽皇圖兮護儲胥些王其不來兮民慼眉紆些

介州鎮龍祠碑 唐順之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禮記者謂之四靈葢以為鱗蟲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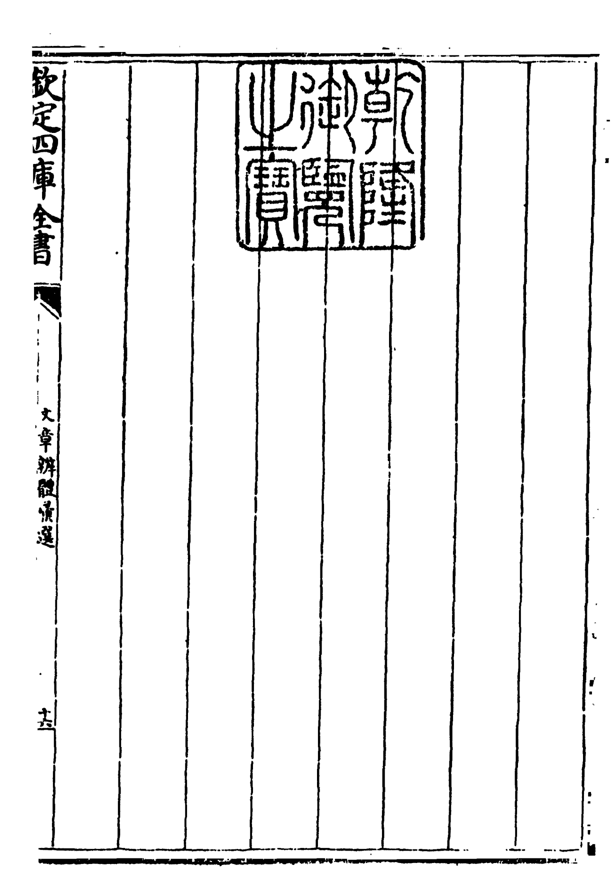
水之濵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為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為未盡也夫天地無為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者莫不各呈其能以効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為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羣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

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烝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為之禋為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為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貓迎虎而昆虫亦登焉者何為也唯天地生成百穀雖一貓虎昆虫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閒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為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貓虎之効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

功者為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貓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貓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為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為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為之

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顓顓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為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也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豢龍為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為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為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為

安流意必有宰乎其中者而龍之奔走以効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號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圮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為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脩之而使道士朞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於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為非經之祀也為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為語怪也


乾隆御覽之寶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五至五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碑十四 議論 帝王

塗山銘 唐柳宗元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歷自南

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於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乎三代而商周

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
準則登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
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維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
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
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
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
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
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

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畢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與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

渝宣昭黎憲耆定泯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刋碑貽後訓則

沛國漢原廟銘 柳宗元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卨佐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内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

厥祀故曲逆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
神舜之胄也汝陰脫帝容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
行嘉謀禹之苗也酇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
度以大帝業禹之裔也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殄
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
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
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
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喦德厚

探昊穹之奥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憑力於項以離闗東奉纉尭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公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奠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没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於此惟兹原廟沛公之舊也祭祀尤于是

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績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内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内成其制而心懷於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玆閟宫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

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虵之威安知
不運其容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
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隆天之
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畏敬乞
靈烏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揖讓而退祚於後昆㢘虵輔龍以
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泰綱既離鹿駭東夏長虵
封豕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於劉赫矣漢祖播兹皇

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豪㬥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王宗湮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兹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雲鼓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址焕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禹穴碑銘 鄭魴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籙宓羲得神蓍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主斗建司節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風雷禎祥祕奥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沿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

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于旅人福勿及生靈乃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予之説後代無作爲立言者一仁義以來世敎瞶瞶蚩蚩使絶其非望使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説司馬子長自敘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爲感矣蒼山之渚呀如淵如陵從谷還此中不騫雨洗煙

空欿然莫窮噫寔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寶
歷丙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邦感上聖遺軌而學者
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曰
禹穴宜載夏與泰胡為而不載古而不載遷與鄭胡為
而載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地德統萬止言其載
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千川萬山皆禹之會一符一穴不
足為最故夏與泰俱不之載而人以之昧雖山之堅雖
洞之邃有時而堙有時而充歲其萬千風雨濤汰亡其

嵌岈叢是醫蒼鄭與邊斯碑斯載斯時之頪

禹廟碑 明李夢陽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雖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為陸易航為穿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

耕者勿知粒者勿知廬者勿知穿者勿知陸者勿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所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與矣河孟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鱉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椿户草門輸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

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霸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膳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留者也大梁以留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

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吾少也嘗覽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耶耕耶廬耶能航者寧耶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

歌之以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赫赤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羌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若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神

絙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霮霴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我酹尸既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曀曀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兩旟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　右送神

漢愍帝碑　邵寶

世有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其有宜毁而不毁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君子在所必毁也於其毁也而有所易焉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于萬世之綱常而不専為往事之褒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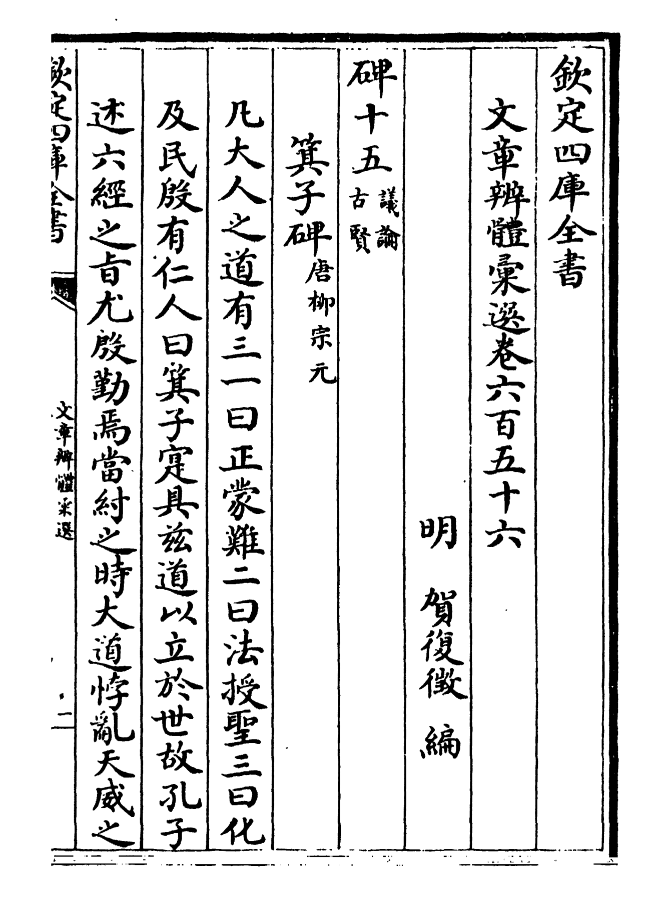
係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簒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為禪受也寔在許之繁城實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有不謀而同心者在此所謂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以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謀簒竊之地而顧乃廟祀不朽若以為當然則凡彼之所謀以欺後世者

皆隳其計中矣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託之於空言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然壇與碑尚存而獨毀其廟則他日必有沿襲而復舉以奉之者豈可以為奸雄萬世之戒哉故因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以其臣孔融配焉若將驅逐而亟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廟食於其土此所謂因其毀也而有所易黜邪以歸正以義起之者也蓋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為天下之君融雖短於

才學而忠言義色至不容于賊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而起者嗚呼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以不敢動於惡即動焉猶必曲為文飾者豈獨懼天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焉故也若曹氏之於漢非數憎乎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

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豈非畏
威附勢使然乎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
苟且忽天下之大防而不顧抑獨何哉正名分厲世教
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况職在守土乎故為之記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五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碑十五 議論古賢

箕子碑 唐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寔具玆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

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謩範辱于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

率是大道彚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嗚呼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于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

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懐故都時屈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文中子碑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于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于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于漢成四百之祚劉石繼亂極于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

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魏數公皆爲其徒㤃文武之道以躋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

辭曰

聖魁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充輸于我貞休之基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劍復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

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憒憒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幸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夫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罷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遊

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歴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淮陰侯廟碑　蘇軾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効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

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葢萬夫故忍恥跨下泊乎山鬼返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竒策崛起蜀漢席捲閼輔戰必勝攻必克掃强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恐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

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

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表忠觀碑 蘇軾

熈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妣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灑血為

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公其國如公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頟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

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絶類離羣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壑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睢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宫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伍子胥廟碑　王安石

子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于善而有補于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

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為册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顔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梅長者祠堂碑　明方孝孺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為春日得之而為煦風得之而為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容而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為元其在人德也則為仁為至善之德為惇厚之化為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為八元在周為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為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諱丙丞相

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遜長者之為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寛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孑孑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曽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與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

乏才能焉事不過于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効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為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即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既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為鳯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

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毋
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
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
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
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
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
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
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

夫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為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於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

雙忠祠碑　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請祠謁覽焉而嘆曰是

尚不足以愜愜耀乎乃兹猥焉畀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其臬成大者罔恤其小故欲啓遐詒來必有闡名揄寔於是鳩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巋然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欷以悲曹者問之知黷焉内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顙泚面赤者車將過而轅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于李子曰余曩過朝歌之

墟葢數謁干墓云及靈寳西南又望見逢墓于心寔摧而不自知涕淫淫下也然諜記俻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説矣曰干于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戚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獘則天下横議横議則從横行從横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

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鷸雀與孔鸞長短耶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押闔以誘之耶誠使揣摩押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為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于辛惡來胡夊于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俗壞于從橫從橫始于橫議橫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子既賦迎送神祠三章

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鐘以妥靈侑尸矣乃復載祠由弁私所撰説刻之碑曰斯文也余盖嘉伍子績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宰邑之年是為正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蓋遣邑學生王漢楊桂來言碑事

嘯臺重修碑　李夢陽

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之攷之繋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黙拔微斯

其至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曰吾比游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圮予令修焉巳為祠祠登于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厥施縈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内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

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荅康别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人患在無寔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寔斯思思斯永矣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龎鹿

門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若詩也逃汚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含之而見者不謂其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為傲若約而天下不以為矯故過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嚬焉祠之若靡之永也斯非寔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人以彰可以識世蓋言晉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世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恥之道喪廉恥喪

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于政者也政視其施
思而永之必寔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矣夫嵇
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於刑戮詩曰昔慚柳下今
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高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
也及寘于所欲鮮有能免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
故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汚埋如
登也能如河上公諸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
激之者寡也乃今人非惟不之激頗悻悻曰風奚益於

世詎不大可詫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傍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泉南有穠翠亭咸圮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祠之餘材材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寔襄之云許君名完丹徒縣人劉名澤濟寧州人正德十年夏五月北郡李夢陽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曲江亭碑　李夢陽

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豐城也觸磯頭岡則俛而東南折數里始北達奔也登其岡望盡見其

奔北俛折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究其氣仁者堅其塞速者紓其謀亢者抑其志是故古之賢人才士生其鄉也游息增益其所不能過之登也依徐繾綣而弗之忍去也故此夜扁舟之咏則有新安之朱磯山杖屨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則有雪坡之姚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耶是江也既與其咏章而往來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其地祠之明矣正德七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望江曲之勢見其上有祠

也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鬼而作三先生主妥於其内及余還也則知縣吳嘉聰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登之益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謂理也何也智有所不後勇有所不用謀有不從情志有不直遂仁有乘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終而必北者非勢也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三先生之祠而覽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予言哉殆有取於予

言哉

管仲鮑叔廟碑　明屠隆

頳上祠管仲鮑叔禮也舊志管子頳上人盖本之史記今邑有管仲墩相傳為管仲故里而不言鮑叔頳上人近考之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頳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七雄時不甚遠舊志必有據矣又考齊人物志無鮑叔則鮑叔為頳上人信乎由管仲至於今數千年邑無祠邑人之不好事也如此哉頳故無山川陂

池林麓亭榭昔人名跡可資遊覽又若古今人物寥寥甚也鴻荒而後秀異之氣無地無之而頼獨若爾寥寥也覽物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焉僅僅有管鮑二子成名列國標勝於玆固前史之豔美而豪傑曠士之所奔也而且罔爲之建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闕即爲覩雅致哉土風誠朴民習惷鄙士鮮德讓則典禮闕也又俗不興于雅道也不佞承乏玆邑德多涼焉日斤斤不遑抵官之明年始得修學宮制祭器稍葺南北壇壝示士民

以禮旣築東門河堤劉赤碑瓶綠波亭邑稍增勝於是捐俸裒金不給則以士民所樂助為兩公祠吁嗟乎夫學士無輕議管子也盖當是時冠帶之國碁布焉莫不以其驍雄桀驁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鬯鬱烈哉世人往往以器小訾焉夫令管子當仲尼則器小令與後世人物絜長較短何如耶後世襪線之士動輒張口依之乎孔盖謂管晏卑卑無竒此平居抵掌可爾令身為之何

論臣合即韋百夫麾蓋之下亂矣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議也抑不佞於鮑叔又感焉夫綿綿之葛在于中野良工得之則絺綌不得則稿死士不得相知則沒世而文采不見管子信才貿微鮑叔則齊國一累囚爾故仲之所為鴻巻鬱烈者皆叔有矣是以君子貴叔也世稱相知皦日要盟青松指心不斯須而掉臂去之則市道也叔之家犬寧食其餘乎是不佞之所重感也則祠鮑叔抑又可以風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卷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碑十六 議論 遺愛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 明唐順之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宦遊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

之政於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潘生來請為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為深宜為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為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已而不蘄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為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時權任既重且專其居

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爲百姓立殊絶可紀之功而俊史氏因書之爲傳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户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絶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絶故不書也蔡侯涖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絶功德加於細氏而歉然不以爲足也侯之所不自以

為足而州之人乃欲為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絶之故亦以謂不至通顯其所樹立設施止于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者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黃穎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于蜀郡渤海之後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别自為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為侯書

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譏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為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為州人慮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為吏者患州人獷悍多豪黠齮齕不可理以柔道于是一切爭為嚴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為非刺深不可治廣德蓋州人之蒙茲詬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鎮靜人無奸良御之一以誠慤是以侯既去而人懷思之

至今嗚呼此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為治者葢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為之書以示後之為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為治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為江西提學僉事其同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獄事謫以某年至州某年遷廬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劉公去思碑　徐渭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葢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覓慝而狐奸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隂把其衙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與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隂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完補破

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即有魑魅魍魎亦夔夔䧢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昂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千百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蹙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乎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姦猾陶能擿而發之既去吏民思

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令侯之以名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
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
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
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
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
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已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
於名此更難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徐渭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内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歴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暫發設守出鬬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捨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為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

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
咿嚶宛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
踏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為者夫典史
下僚也動為人所藐傫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
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捨身以當事乃不復
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直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髫䋊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

得屍所被髪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儽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冠在庭孰聽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伍公去思碑文　明張位

萬厯丁亥秋余請告還里過貴溪逢掖士濟濟數十百人擁予舟而前揖曰敝邑伍侯去任且久士民之戀戀慈母者三年如一日焉兹謀勒石以紀其績非借史氏

筆胡以永傳余謝曰僕病未能也既而鄉三老子弟又數十百人軹舟不得發復申前請余曰姑俟歸山圖之士民復聚江干丁寧再三始去余曰異哉何伍侯得民之深也邑人徐少卿孺東與余平生道義交且為侯述種種惠政明逢掖鄉三老之不為阿私者余頷之歸來欒裹閱心筆石久廢尚未有以報也又次年秋鄉三老因運餉過豫章復數十人造余庭更持少卿所為文及鄉大夫逢掖士手牘來趣前諾時余遭先慈初喪揮淚

含悲尚未有以報也余因復少卿書曰子言足傳信矣余更何稱少卿曰夫親之有善也其子譽之不若非其子者也公也既又經年矣少卿忽謝世余悲焉頃邑簿李君與逢掖汪生江生來為父老子弟再趣前諾余更三復歎曰異哉何伍侯得民之深也余聞貴溪巖邑也試觀侯之前與繼侯至者孰能報滿而罷乎侯離任玆久而去思愈殷是豈聲音笑貌為哉讀少卿誦侯惠政吾能徵之矣以造士則置學田存書院飾樂器增先賢

之祠助廪士之葬凡急風教而訓誨諸生者惓惓然若其却餽遺捐罰贖催科有定期而閭里不擾寓訪寘重法而舞文屏蹤鑿井覆亭濶及道暍葺舫濟渡民不病涉縷縷未可更僕數焉是其所為得士與民者也雖然少卿舉其政事以信人心余又因人心而信其政事矣耳目閭閻之下往往碑去思者豈少或其相知之士徧私之户倡謀酬恩者所為也而未必公或其徼拜臺省晉陟銓衡附勢自媚者所為也而未必當不然者碑隨

宦仆思與勢移游揚誦載之述轉而為怨詈謗譏之騰何取於是而為之余嘗得交伍侯素欽其人侯蓋泊然有守士也事上恭而不為伲伲臨民慈而不為煦煦樞津要路可以力掇乃甘心浮沈郎署間三吳閤部諸公巍巍赫赫惟桑惟梓燥濕易就一旦陳情終養解其組綬以去飄然洞庭三泖之間此豈聲利爵祿可入其心者哉邑中父老子弟何所為而為之是宜其孜孜汲汲屢有請焉而不容自已者矣吾聞昔之君子蕭然一壑

萬物不干其志而掀揭宇宙者終屬焉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道固然矣雖欲不用人其舍諸誠願父老子弟姑緩一邑之思以為侯私須拭目他日侯之繫思於海隅蒼生者更有大也侯名衮萃蘇州府長洲縣人庚辰科進士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卷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碑十七 議論寫言

壽域碑 宋王元之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晝無鍵而關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狄五嶽其雉堞四溟其溝湟天地離合我其

扃鑰春秋啟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絶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木德為版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湟恭乎扃鐍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仰老氏之臺廣狹法華胥之國崇崇焉仡仡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洎霸道既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令為風雨以驅之興賦役為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域之壞也若民命何於是

賤穀帛貴金玉盜賊蠭起藪𦏺角張刑巢敝空憲網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埸肆放侵伐鋒鏑霜瑩卒乘鱗集鯨吞鼓顚蠶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侯勃亂冬燠夏凄烟蒸霧障興瘥作疹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夭而死者毒螫孔熾猛鷙勃興山貔搏人水蟲射影海躍蛟螭陵走虺蝮壽域之民有以横而死者由是王者患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於東序典

禮於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於是乎錫之以繒絲非肉不飽於是乎錫之以餚胾非車不安於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係君之政教其猶影響爾其或捐金於山沉珠于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變調律歷端正節侯舉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

人充穿則無夭死者矣貢金於遠方鑄鼎於中夏亦不若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怪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橫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於上法兵夭橫絕之於下游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於今世矣某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無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

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夭兮安得今之域基姦址賊民

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釣臺亭碑 明李夢陽

李子游於白鹿之洞碩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適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颼颼回視五老峰岳在几榻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攀蘿履石而上剔蘚考刻步自院門西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之劖曰釣臺俯之淳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游于其上諸

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嘆曰夫予今乃知釣可以
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綸
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精斂志治治而聽聤聤而視
期取必獲蓋饑需之餔而渴俟之酤也乃竟日而不得
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踽踽而歸路咏溪歌天日向暮諸
生以為苦耶樂耶衆皆蹙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
以四海為壑明月為鉤以虹霓為絲以崑崙為盤石凌
雲駕鴻超出天地倒視日月鉤無不獲朝臨巨鼇暮餧

脩鯨則汝顧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踞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鈎垂涎於不可必得者驁遠者也計功者泥驁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况於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彛倫爲絲以六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盤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躐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

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爲崑崙丈絲爲霓寸鈎爲月溪壑爲四海魬鮎爲鼇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鈞可以喻學諸生乃歛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於石爲記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五十八